

藏羚羊丛书

萧潇 主编

小说卷



天堂高度

杨金花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



藏羚羊丛书
小说卷

天堂高度

杨金花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高度/杨金花著. —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,
2007. 11
(藏羚羊丛书)
ISBN 978 - 7 - 223 - 02205 - 7

I. 天... II. 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8500 号

天堂高度

作 者	杨金花
总 策 划	刘立强 李海平
主 编	萧 萧
责任编辑	王剑箫 张慧霞
封面设计	翟跃飞
出版发行	西藏人民出版社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
印 刷	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267 千
版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1-4,000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23 - 02205 - 7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就这样，
巨型的波浪凝固了，
浪花不再凋谢。
我们是多么幸运啊，
乘着青春的第一缕蕙风
来到这里，
从此便有了高海拔的记忆。

——题记

第一章

1

康丽到迪县的那天发生了一件大事：未婚女大学生辛小娜怀孕了！令不少人感兴趣的是，除了辛小娜，谁也不知道做这事的男人是谁。

司机白志勇帮康丽将行李拎到县委办公室门口就走了。她背门而立，感到非常孤独。此时，除了脚下大包小包的行李和身后瘦成一条的影子是自己的，周围的一切陌生又冷漠。

身后的门十分钟前曾裂开过一条缝，一张模糊的脸晃动了几下，接着传来窃窃私语般的声音：“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，领导正在谈话，请稍等一会儿。”之后门被迅速关上了。也许是太阳耀眼的缘故，她一直没有看清夹在门缝里的那张脸，但他的话康丽却听清楚了：发生了严重的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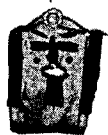
1



第一章



2



天堂高度

情。令康丽奇怪的是,那压低的声音里没有一点“严重”的意味,倒有些喜气洋洋,甚至幸灾乐祸。

康丽有两个多月没戴眼镜了,在这些日子里,她的世界一直是模糊不清的,就像她无法把握的命运一样。这两个多月里,她完全可以再配一副眼镜,但她没有。她忍着头痛坚持着,她希望模糊的视线能让心中的痛苦不再锋利如刀。她想快些忘掉过去的事情。

县委院内只有几排铁皮房子,房子的东南边是一片灰褐色沙棘林,铁皮房子和沙棘林的四周就是那些比肩接踵的山了。从小在西藏长大的康丽知道,那些山的最高处都有祈福的五彩经幡,那是善男信女们转山时挂上去的,据说连珠穆朗玛峰上也有翩飞的经幡。过去下乡时,康丽多次把山头的经幡误认为瞭望者,这使她心中生发出许多诗意的想象。

阳光照在脸上,她却感到很冷。这是八月,一个热得流汗的月份,而这里的人们却无法脱掉春秋衣,山顶和山的背阴处仍戴着雪帽、披着冰雪披肩。康丽知道这里的海拔比拉萨高出了近一千米。

她站在紧闭的门外,突然打了一个寒颤。偶尔有人从明晃晃的太阳下走过,康丽便隐约感到走过的人正扭头打量着她。我是一个生人,一个自愿离开拉萨要求调到这个边远县城的陌生人,一个傻瓜。康丽想着想着,眼里便充满了泪水。

身后的门终于打开了,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青年低头走了出来,康丽仿佛看到她双颊绯红,脸上还有亮晶晶的泪水。

“真是茅坑里的石头!”

康丽吓了一跳,回头看见一张团团的男人脸。男人个儿不高,身上散发着酸酸的味道。他再讲话时声音比刚才柔和了许多:“等烦了吧?”康丽听出是刚才夹在门缝里的声音,她笑了笑说:“没关系。”

团脸男人做了自我介绍。他叫于忠,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。他将康丽带进屋,旧桌子后边坐着一位中年男人,他阴沉着脸,眼中仿佛还有未消的怒气。见到康丽后,他特意绕过桌子和康丽握了握手,他的手硬硬的,握得很用力:“欢迎、欢迎,几天前就知道从拉萨调来一位女同志,我们一直在等着呢。听说是你要求来的,很好嘛,年轻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磨练……”

主任叫边巴多吉,轮廓清晰的面部和特有的气质,让人感到可亲又

不失威严。他让于秘书带康丽去宿舍。

宿舍是最后一排平房的最西边一间。

于秘书说：“县里出了件大事，一个女大学生没结婚，可能也没恋爱却怀孕了。刚才主任跟她谈了一小时零四十五分钟，她还是没承认怀的是谁的孩子，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。”

康丽背着行李跟在于秘书的身后，背包的带子勒得她的身子斜向一边。听一个陌生男人讲这种事，她的心里有些不自在。康丽发现这个走在她前边的男人根本没在意她的感受，仍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“辛小娜可傲了，大家还以为她……那个词怎么说的？对，冰清玉洁，没想到她却是这样的货。不知是哪个坏小子干的这事？”

于秘书说辛小娜是“货”，这让康丽感到对方好像在指桑骂槐，接着她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她认为迪县人不会知道她来这里的真正原因，至少现在不会。于忠将康丽带到一扇油漆剥落的门前，推门时有蜘蛛网落在他身上，他斜着身子用手拍拍肩膀和头发：“县里就这种条件，时间长了就适应了。”

康丽想笑笑，却没有笑出来。屋里堆满垃圾，一张光溜溜的旧木板床靠东边的墙放着。

她站在洞开的小屋里，体味着一种从头凉到脚的滋味，这种感受两个月前她体味过，并且刻骨铭心。阳光斜斜地照进屋内，光束里飞舞着尘埃。小屋的四壁很脏，好像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字迹；墙角黑乎乎地吊着什么，康丽猜想那一定是蜘蛛网了。康丽不知道于忠什么时候走的，她也忘了当时是否感谢过人家。

正在她愣神的时候，有热闹的说笑声由远而近。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玲珑的年轻女人站在了她的门口，那团飞舞着尘埃的阳光被遮去了一大半。女人嘻嘻笑着：“听说咱们县里来了一个漂亮姑娘，这次他们没瞎说。”她边说边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于秘书和一个年轻人。

“这是我爱人艾云华，这位是咱们县委办公室的小成，成立辉，让他俩帮你收拾收拾房子吧。”于秘书说。

艾云华冲着康丽友好地笑笑，接着像想起什么似的扭头看着于秘书：“嗨，辛小娜说是谁的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

“不是你的吧？”

“别瞎说！”

后面的成立辉干咳了几声。于秘书给艾云华使了个眼色，说他必须走了，还有材料要写。这次于秘书离去时，康丽没有忘记道谢。

艾云华和成立辉到附近的办公室找来扫帚、水桶和抹布，房子里顿时充满泥土的味道，那是撒上水的干燥地面散发出来的。康丽往擦干净的桌子上摆书，不小心掉到地上几本，成立辉弯腰捡了起来：“你有这么多好书啊？我也有不少，今后咱们交换着看行吗？”小伙子讲一口重庆话。

“没问题。”康丽爽快地说。

艾云华边踮脚用扫帚扫屋角上的蜘蛛网边说：“我们小成最爱看书了，光喜欢叔（书）不喜欢大爷。”说完后，她便依在墙上格格笑起来。

小屋终于干净了。艾云华走时将打扫房子的工具全留了下来，她说让康丽先用几天，她还告诉康丽县委食堂的开饭时间。康丽将他俩送出小屋，走在后面的成立辉回头说再见时，康丽这才注意到小伙子眉毛很重，颧骨突出的脸上没有什么肉。

2

康丽关上门躺在床上，她又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床上的枕头、床单、被褥都是从拉萨带过来的。她心里感到踏实些了。玻璃窗上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糊上去的报纸挡住了明晃晃的太阳，也挡住了外人好奇的目光，康丽觉得这个小屋很安全，这小小的空间属于她了。

枕巾上有一种秋天森林里的味道，那是他留下的。康丽的心像被什么重重地击了一下，有些痛。她离开拉萨那天，他还试图挽留她。

在长途汽车站门口，他截住康丽乘坐的长途汽车，他说没有婚姻的分咱们可以做朋友呀！康丽说，听了你这话我才发现你根本不了解我，你可能就没真正爱过我。车厢里有人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。诺吉旁若无地哭了，哭得像个小孩子。他说自己从来都争不过母亲，争不过母亲就是争不过命运，过去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母亲为自己做主的，这次还是这样。但无论怎样我还是爱你的。车上的乘客耐心地听着他俩争辩，几个内地包工队模样的人笑着，小声地说着什么。最后司机摁响了喇叭，并启动



4



天堂
高度

汽车缓缓前行,诺吉不得不跳下车。这是康丽最后一次看到诺吉,他的下巴上挂着泪水,嘴唇干裂得渗出了血。

康丽知道自己与诺吉不会有结果是她发现自己怀孕后。

那天晚上康丽买了许多好吃的,她听到“嘟嘟”的摩托车声时,便高兴地跑到门外。诺吉拎着蓝色头盔向她走来,他微髻的黑发有些乱。当两人相拥着走进小屋时,秋天树林里的味道便溢满小屋。这是康丽最喜欢的味道。

吃过晚饭,诺吉便有些迫不及待了。他俩将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,只开着窗口的台灯,两人躺在灯光外的床上。

康丽看人非常注意对方的眼睛,她觉得只要眼睛长得漂亮,其他地方即使有点毛病也是可以原谅的。跟诺吉恋爱后她有了新发现,脸上的有个部位应该跟眼睛相提并论,那就是嘴唇。诺吉吻她时饱满柔软的唇传递给她的感觉太美妙了。

康丽的床有节奏地响着,像一个被弄疼的小老鼠。她有些沮丧,总是集中不起精力,小腹还有些疼。

康丽和诺吉从小就认识,她把他当成哥哥。其实康丽有一个哥哥,比她大四岁。哥哥康明异常淘气,平时不但不让着妹妹,反而常常捉弄她,这时邻居诺吉就会站出来帮助小康丽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个松花蛋、一把花生米都能让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,犹如过年一般。一次母亲的同事休假回来,送给她一把花生米,母亲舍不得吃,回家后悄悄放进了康丽的衣兜里。她说就这些。

作为父母对孩子们不该有偏向,但母亲对康丽却宠爱有加,一是女儿乖巧可人,另外女儿长得面黄肌瘦明显营养不良,这常让她感到内疚。康明的身体则不需要她操太多的心,儿子长得比同龄孩子健壮,这与他平时吃饭霸道有关。康丽总是挑拣着葱花、菜心吃,像一只胆怯的小羊,康明则抢食油水多的菜,像一只嗜肉的小老虎。

自从衣兜里揣了一把花生米后,康丽的心里就有了一种隐秘的快乐。她舍不得吃,舍不得吃掉自己的快乐。一次在与小伙伴们玩耍时,她还是没控制住自己的欲望,从衣兜里悄悄摸出一粒花生米,悄悄地放进嘴里,咀嚼时也不敢太用力了,怕被小朋友发现。花生米真香啊!康丽小脸上的笑容一定泄露了心中的秘密。当她吃完第一粒时,哥哥康明笑嘻





6



天堂
高度

嘻地走了过来：“妈说小丽最近瘦了，让我抱抱，是不是减分量了。”说着他将康丽头朝下抱了起来，装在上衣兜里的花生米全都掉到了地上。康明将妹妹丢下急忙去捡花生米。康丽的手摔破了，疼得哇哇大哭。诺吉将跪在地上捡花生米的康明揪起来，挥动着小拳头说：“你是哥哥吗，简直是强盗。”

康丽从小就觉得诺吉比康明强多了，假如哥哥能让自己挑选，她就选诺吉当自己的哥哥。也许是因为诺吉的缘故，康丽不但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，并且她的好朋友大都是藏族。

康丽长到九岁时，诺吉一家搬走了，据说去了北京。诺吉的父母原是搞藏文翻译的，调到北京也是做类似的工作。诺吉走后，康丽难受了很长时间。

十年后，诺吉又回到了拉萨，他在一所中专学校当音乐老师。到拉萨的当天，诺吉就找到康丽家，她还是住在八廓街北边的那套藏式平房里。

诺吉站到康丽面前时，她闻到了那股好闻的秋天森林里的味道，很浓很浓，浓得康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那时康丽的父母正准备退休回内地，家里大箱小包的放了一地。从那天以后，康丽发现自己总是在盼周末。周末，诺吉才会来她家，或者找个理由到她到诺吉的小屋里坐上一会儿。

父母走后，她搬出了那套房子，住进单位宿舍。两人的交往密切起来。康丽记得，诺吉过生日那天，只邀请了她。诺吉在那架从北京带来的钢琴上弹了许多支曲子。当他弹唱一首浪漫的校园歌曲时，站在诺吉背后的康丽将双臂轻轻环在他的肩膀上，她听明白诺吉的心声了。诺吉回过身第一次吻了她。他们恋爱后，诺吉说，他回拉萨工作一是想念这里干净空气，最重要的是为了康丽。当初他以为自己是一厢情愿，因为他不知道康丽是不是还在拉萨，是不是已经有了恋人，当他在那套藏式平房里见到长大的康丽后，终于放心了。

3

康丽和诺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这是她喜欢的一部电视剧，曾几次为故事里的爱情流泪。

这是演到哪里了？坐了很久后，康丽发现自己一直在走神。她坐直身

子,盯着电视屏幕。肚子隐隐疼起来。

诺吉可能注意到康丽有些坐立不安,他拉过她的手,边看电视边抚摸着。康丽靠向他的肩头,思绪终于回到电视剧的故事中。

“一个人出门在外,一定要保持愉快的心情,要爱惜自己,千万别生病。”男青年到外地学习,他的女朋友一边帮他收拾行李一边嘱咐着。

“知道了。你也要快乐。”

“这很难。”

“不行,答应我一定要快乐。”

“我会想你的!”

“我也是。我们就想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。”

“那样我会更痛苦。”

“怎么会呢?”

“你是男的,你不懂。”

“要不,就想我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那也不行。我会度日如年,得抑郁症的。”

“这可怎么办?”

“只要有空你就想我,我能感觉得到。还有,多给我写信,每天一封。最重要的是不许变心!”

“变心?我怎么可能变心?好,我答应你,每天给你写一封信。”

.....

镜头一闪,换成另外一个场景。女孩正泪流满面地望着桌子上的一摞信。他没有食言,每天想她、给她写信。但是他们却永远无法相见了,男青年因病去世了。

镜头又一闪,换成两人在一起时的幸福时光.....

现实与回忆交替进行,痛苦与幸福重叠出现。导演运用这种简单的煽情技巧,把观众揉搓得肝肠寸断。

康丽摘下眼镜擦泪,诺吉换了一个频道。

“改回去,这集还没完呢?”

“你不哭,我就改回去。”

康丽有些不好意思,她擦干泪水,重新戴上眼镜。她知道诺吉不想让她难过。



7



第
一
章



肚子又疼起来。

她蹲在厕所里,小腹有一种下坠的钝疼。

原来是来例假了!康丽松了口气。例假有两个多月没来了,这些日子她还担心怀孕呢,现在好了,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此后近半个月时间,康丽的下身一直在流血,肚子痛得越来越厉害。诺吉很不放心,那天夜里他没有回家,和康丽挤在单人床上。这是他俩最大胆的一次了,因为康丽单位的多数单身汉都住在这栋旧平房里。

下半夜时,康丽疼醒了,诺吉拿来便盆,康丽半蹲半跪着解手,表情十分痛苦。大约十分钟后,诺吉听到物件坠地的声音,康丽移开身看到便盆里有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。她的肚子不太痛了,但她预感到事情还没有结束。

诺吉带她去了医院,急诊室的医生检查后明确告诉康丽:你流产了。医生望着年轻女病人痛苦的表情补充道:胎儿虽然流掉了,但需要清宫,否则将会继续流血,还有可能感染。

康丽心里仿佛有许多瓶瓶罐罐被陡然摔落在地,那一声声脆响割刮着她的血脉。在充满来苏水味的走廊里,诺吉将她久久地揽在怀里,康丽感到他在发抖。

“对不起,真对不起!”他低声说。

两人在急诊室医生的指点下,来到妇产科病房。虽然已是深夜,康丽仍担心碰到熟人,如果别人知道她出了这样的事会怎么说?说不定单位领导还会找她谈话!

在病房里值班的是两个女医生,年长一些的是藏族,年轻的是汉族。康丽躺在那张头高脚低的床上,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冰凉的金属打开了,剪子铰东西的声音震疼她的耳膜,撕扯皮肉的疼痛让她冷汗直流。她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住了。

“小刘啦,等我进去后,你再开电源。”年长的医生将脸靠近康丽的下身说。

“哈哈……,你进去?”年轻医生的笑声很脆。

“我是说等我放进吸盘后,你再开电源。”

“哈哈……,知道了,知道了!”

这些医生真冷酷,别人这么痛苦,她们还能说笑,康丽生气地想。不

过她觉得年长一些的医生比较温和,便说道:“医生,能快一些吗?我受不了了。”

“好的、好的,马上就结束了。”

当她们从她的身体里往外吸东西时,她感到就要大便失禁了,正在她快哭出声时,手术结束了。

康丽走出病房,她看到诺吉在吸烟。昏暗的灯光下,她仍能看到他的脚下有六七个烟头。诺吉将康丽抱上摩托车,慢慢地骑行着。那天是阴历十五,天空挂着圆月。路边树木茂盛,月亮透过枝叶一直跟着他们。拉萨城静悄悄的,偶尔有狗叫声从远处传来。康丽不敢说什么,怕一开口就哭出声,诺吉也一直沉默着。

到门口后,诺吉将康丽抱进屋,他不让她动。这时康丽才发现诺吉密密的睫毛上挂着没有擦干净的泪水。

“他是我们的孩子……”诺吉抱着康丽哭得浑身哆嗦。

康丽流产的事,最终还是被人知道了。康丽的嫂子周小琴来到她家,她说你要好好休息,别弄坏了身体。康丽说,每天不就是整整那些材料吗,不累。嫂子脸上有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,她说她的同学是医院妇产科的医生,前几天刚见过面。康丽的脑袋“嗡”地响了一声。

康丽的嫂子是拉萨一家商场的售货员,哥哥花了六年时间才追到手。嫂子长得很漂亮,按照哥哥的说法,她有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,哥哥的魂魄就是被她那双眼睛勾去了。但是康丽不喜欢嫂子,她喜欢东家长西家短,拉萨的小道消息她没有不知道的。康丽不喜欢这种人。

康丽的父母退休后,住在成都的西藏招待所里,等着单位分房子。康丽和哥哥一家休假,就直奔那家招待所,那里成了他们的家。自从父母回内地后,嫂子就像家长一样对待康丽,而康丽宁可吃食堂,住老鼠满屋跑的单位宿舍,也不愿去哥哥家。

“我找人给你开张病假条,就说你得了重感冒,需要休息。”

“我没病开什么假条?”

“小丽,别逞能!”

“算了,别烦我了。”

嫂子走后,她焦急地等待着诺吉。她觉得这事嫂子知道后,全城人也该知道了,她要跟诺吉结婚,对于好事者来说,结婚是唯一让他们闭嘴的





10



天堂高度

办法。

诺吉骑着摩托车到来时,天已经黑了。诺吉的气色很不好,他进屋后叹了口气,长时间地拥抱着康丽。灯光使这间小屋充满迷幻般的温馨,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石灰粉刷的白墙上。她感到他在发抖,难道他病了?

“诺吉,我们结婚吧!结婚后我就能好好照顾你了。”康丽想起那个月圆之夜,“到时候我们生个儿子,生个像你一样英俊的儿子。”

诺吉沉默着,康丽感到他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我母亲来了,为了我的事特意从北京赶过来的。”诺吉轻声说着,仿佛怕这个消息吓坏了康丽。

康丽和诺吉坐在桌子边。今天的电压很不稳,灯光忽暗忽亮,康丽知道有人在用大电炉做饭。诺吉一直望着康丽,她感到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

诺吉说他的母亲来了,是为了他的事专门从北京赶过来的。是什么事呢?让他调回北京工作,这是诺吉母亲一年来一直努力做的事,却没有成功,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,除此之外还会是什么事呢?康丽的心突然揪了起来,难道是诺吉的婚事?康丽知道诺吉母亲出身名门,对血统看得很重。

“我母亲答应不让我回北京了。”诺吉心事重重地说。

“这是好事啊!”

“前提是我必须答应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?”康丽预感到了什么,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。

“母亲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?”康丽焦急地问。

“她说我的婚姻必须由她做主。”

“她是不是替你相中什么人了?”

“……”

“快说话呀!”

“是她的同事,青海人。母亲看中了她的贵族身份。”

康丽吃惊地睁大眼睛:“那……你给她说我们的事了吗?”

“你流产后,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,我想也该结婚了,就给母亲写了信,告诉她我要娶你。她是收到信后赶过来的。她坚决不同意我们的事。”

一股寒气从康丽脚下升起,至膝至胸直至头顶。她知道诺吉为什么那么懊丧了。

“你同意了,你同意娶那个你不认识的贵族小姐了,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多可笑啊,自己的婚姻还得由别人来指手画脚。”

“她不是别人,她是我母亲。”诺吉低声反抗道。

康丽站起身走到诺吉身后,双臂轻轻环在他的肩头,将脸贴在他的脸上:“对不起,对不起!”

诺吉抬手抚摸着康丽的头发,心都要碎了:“我们一起去争取吧!”

泪水滚出她的眼窝:“一定要争取,争取到我们的幸福。”

4

康丽见到了诺吉的母亲。年轻时瘦弱的央宗成了一个大胖子,因为高山反应严重,到拉萨后她一直吸氧气。

为了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,康丽一直用藏语和她交谈,央宗的脸上始终有一种客客气气的笑容,笑容后面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傲。康丽说了几句客套话后便切入正题,她讲了几年来自己和诺吉的感情,讲了他们曾经失去的孩子。央宗说:“这些我原来不知道,可你也许不清楚,诺吉从北京来拉萨工作时给我保证过,就是在拉萨不谈婚论嫁。这个保证,他没告诉过你吗?在北京我已经给我儿子物色好了对象,她漂亮又贤淑,和我们诺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她答应结婚后随诺吉走,无论在哪里安家都行。我们两家的大人早见过面了,你知道这可关系到信誉,我们都是要脸面的人。”

信誉?是商人做生意吗?康丽觉得这个词儿挺别扭。

“信誉确实很重要,可诺吉是否喜欢那个女孩,他俩好像还没见过面吧?”

“没问题,我喜欢的我儿子肯定也喜欢。”央宗说得很自信。

“那可不一定!”坐在母亲床边的诺吉低声嘟囔着。

“你这坏小子、你……”

康丽眼看着央宗的脸色由苍白变成紫红,她四肢抽搐着,突然间僵硬如棍。





“阿妈、阿妈，你醒醒，别吓我了。”诺吉从后面将母亲揽腰抱起，让康丽使劲弯曲母亲的双膝。康丽按诺吉说的，先用力屈起央宗的双腿，接着又掐她的人中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央宗才喘上那口气，接着便泪流满面。

康丽站在央宗床边哆嗦着，她彻底绝望了。

诺吉送她回家时说，母亲有心脏病，只要一生气就犯，她决定的事情很多是通过犯病强迫诺吉和父亲同意的。诺吉说他不忍因为自己的不孝让母亲丢了性命。

康丽听明白诺吉的潜台词了，就像当初诺吉弹唱的那一首首歌曲里包含的爱一样，现在那种爱已经变成一种恐惧，一种对母亲威力的恐惧。这种威力是央宗用身体制造出来的，在威力释放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残。康丽看到了她和诺吉爱情的结局。

央宗严厉的眼神没有阻止住诺吉，他坚持送康丽回家。半路上康丽让他停车，说自己想走一走。诺吉停下摩托车，望着康丽慢慢走远，等那个熟悉的背影消失在一座藏式房子的拐角处时，他仍手扶车把，向前望着。

康丽独自走着，西边就是她喜欢的布达拉宫。透明的阳光里，一群野鸽子飞翔着，给宁静的蓝天增加了一份生动。往日的这种情景常常让康丽驻足观望，她发现了生活中的快乐和诗意。此时她却对此视而不见。她的灵魂飞了，躯壳空了。过去她有一个支柱，这个支柱是由钢筋水泥做成的，康丽从未怀疑过它的结实程度，现在她发现自己拥有的一切只是一堆沙子，自己瘦弱的身体再没有可依靠的东西了。

在经过一个农贸市场时，康丽听到有人在喊一个名字，她加快步伐，想甩开那个声音。声音追逐着她，继续鼓噪着。可是，可是身后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！她走着，直到一个人挡在她的面前。

“小丽，你聋了吗？没听见我喊你吗？”

拎着许多菜的康明有些气急败坏。但他说完后随即发现自己过于着急了：“小丽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康丽费了很大劲，才认出眼前的人。她摇了摇头绕开康明继续往前走。

“没事就好，我家里来了一帮朋友，晚上你和诺吉一起过来吃饭吧。”

康明在后面大声说着。

康丽浑身一激灵：诺吉……她心里一直回响着这个名字回到了宿舍。她仿佛瘫了一样倒在床上，木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太阳照在屋内的东墙上，那上面挂着一把红棉吉他，是诺吉的。

过去，每逢周末诺吉都要弹几支曲子，那些美妙的音乐仿佛在为他俩的爱情做诠释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康丽开始读情诗。

你的爱将我的天空染绿，
我依偎在你身旁，
祝福每一只鸟儿每一片云。
我是多么幸福啊，
只要有风吹过，
总能听到绿叶哗哗的耳语。

这首诗契合了康丽的心境。那时她走在路上，看到独行的女孩心里总生发出一种感想：她还没有爱人吧，身影怎么这样孤寂。

康丽躺在床上，眼睛又干又热。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兴冲冲往前跑的人，以为前方是鲜花、是终点拉长的红布条，只要身体轻轻一撞，布条就会落到身上，她带着那截布条朝着欢呼的人群笑着，那时她便有了合法的身份——诺吉的妻子。而现在前方却出现了一个深渊，此时她却停不住脚、刹不住车了。

没有诺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
这个念头在心中一经出现，康丽的肉体、灵魂又合二为一了。她看到了墙角的灭鼠药。

康丽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的黄昏，一位戴大口罩的护士正在给她换输液瓶。她缓缓转过头，看到康明坐在床边的一个矮凳上。

“小丽，你可吓死我了。”康明轻声说道。

在康丽的印象里，哥哥很少对自己这么温和地讲话。

“昨天下午在菜市场外面见到你后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头。晚上你和诺吉没过来吃饭，我心里就更不踏实了。酒菜上桌后，我让你嫂子先陪着几个朋友吃，就去找你。那情景可把我吓坏了，你躺在地上，眼镜压在脑袋下面。”





什么时候躺在地上的,康丽已记不清了。她只记得喝药后,便躺到床上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,不一会儿胃里像着了火一样,接着是刀绞般的疼痛。她突然猛醒过来,后悔了。我还年轻,为什么要自杀,我要活下去。可是此时她已身不由己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,是因为诺吉吗?昨晚他守了你一夜,也哭了一夜。我问他,他却什么也不说。你俩闹别扭了吗?”康明凑在她的耳边低语。康丽发现哥哥的眼圈很黑,像只大熊猫。

康丽不想对哥哥说什么,现在她也没那个力气,她只是摇摇头算是回答。

“两人一起相处,没有不闹矛盾的,千万别再做傻事了!”康明坐回到椅子上。

康明对妹妹与诺吉相恋非常支持,他说,诺吉诚实靠得住,最重要的是人长得英俊,要是我是个女的,非嫁给他不可。

康丽望着滴答着的输液管,心想哥哥说得对,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。

出院那天,康丽的心情好了一些,她知道同事熟人会议论她,但她不会在意了,跟死神打过交道的人,会珍惜生命的。我应该快乐起来,我毕竟才二十二岁啊!她想。

康丽已经想好了,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工作。在陌生的地方,容易忘记发生在拉萨的事情。

康丽托关系找熟人联系新单位时,诺吉的未婚妻从北京赶过来了。这是嫂子告诉康丽的。嫂子说,那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,就像印度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。

嫂子的话好像在往康丽的伤口上撒盐。

康丽出院后,诺吉来过一次,但她没有开门。那天康明在她屋里,他说,诺吉也挺可怜,让他进来吧!好好商量一下,说不定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绝望。康丽没有同意,她不相信会出现奇迹。

康丽离开拉萨去迪县的那天,也是康明通知的诺吉。

诺吉的眼泪没能让康丽留下来。